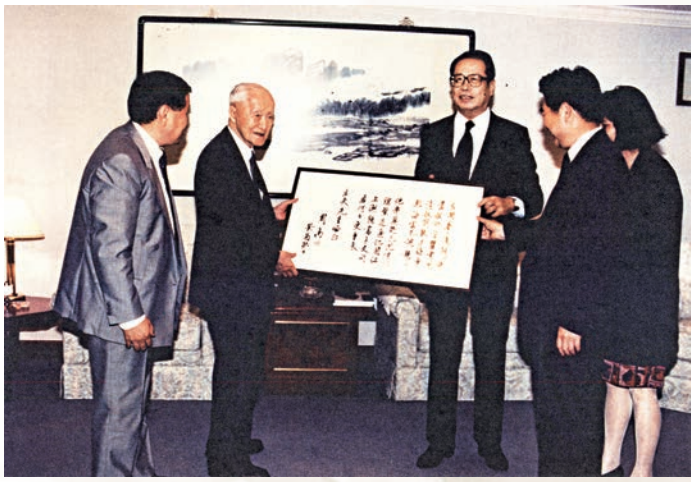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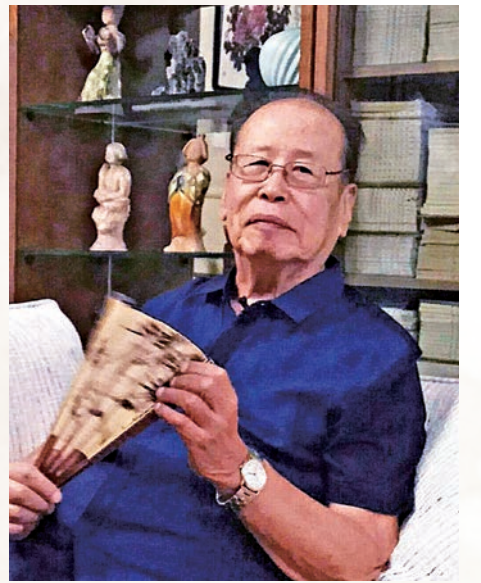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七〇一七年六月，周南在北京寓所何雁攝
一九九四年初，周南（左）與趙樸初（中）、饒宗頤攝於香港



周南的詩詞人生

何雁

梨花風起正清明。一杯香茗驅春寒，萬卷書齋插架圍之中，聆聽外交家周南談詩論詞，追思懷遠，感念故人，「如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」。

《周南詩詞·自序》云：「余自幼喜誦古人詩，而未嘗自為之。負笈燕大，始邂逅西方現代詩歌，覺情思與晚唐諸家有冥契者。遂與同窗共好，試為白話新體，不載旋棄去。漸悟華夏文化自具根系源流，他山之石，固可攻玉，然未須捨己之田而畛人之田也。」

「及長，於役四方，不遑寧處，公餘退食，偶隨遇興懷，輒筆之於書，以師承無自，率多直抒胸臆，未假藻繪。古人云：『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』蓋身無他好，寄情楮墨，聊勝於博奕耳。」這段話道出了他與詩歌之淵源。

風華正茂少年時

憶十四年前，初遇周南，驚異其名竟與《詩經》同！《詩經》第一章，即為《周南》。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」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；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」神韻縹緲，耐人遐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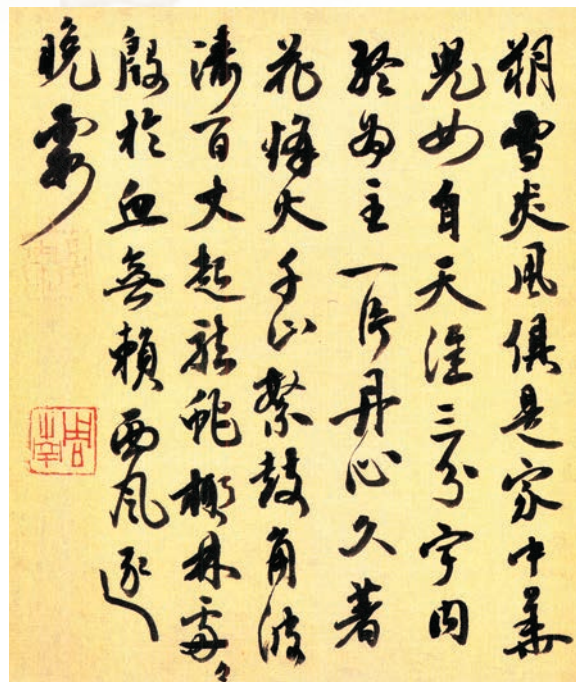
周南，原名高慶棠，山東曲阜人氏，其祖先高柴為孔子七十二賢之一。出身書香門第，家中藏書頗豐。幼年，「好讀書，不求甚解」。初二暑假，捧讀《紅樓夢》「下二遍，談起詩詞，『徵引古人名章佳句，如瓶瀉水。』」

對林黛玉《問菊》，至今記憶猶新：「欲訊秋情衆莫知，喃喃自語手支頰。孤標傲世偕誰隱，一樣開花為底遲？圃露庭風何寂寞，雁歸蛩病可相思。莫言世無的，解語何妨話片時。」詩之好壞，姑且不論，難得的是，所擬詩句無不與書中人物性格相契合。「孤標傲世偕誰隱，一樣花開為底遲？」輕俗傲世，花開獨運，更道出黛玉高潔自賞之品格。

周南讀唐詩，始於小「李杜」，亦契合其少時偏於浪漫主義之心態。小杜風流，又有澄清天下之志，惜不為時用。李商隱愛情詩，尤為華麗美艷，又撲朔迷離，含蓄纏綿。

清代詞人納蘭性德，亦為少年周南所推崇，其詞風頗近李煜。納蘭語：「花間之詞如古玉器，貴重而不用；宋詞適用而少貴重。李後主兼而有之，更饒雋水迷離之致。」

周南至今仍背誦若干首，如《長相思》：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關那畔行，夜深千帳燈。風一更，雪一更，聒碎鄉心夢不成，故園無此聲。」納蘭生於相國之家，履盛處豐，數度奉命出塞。此首詞描繪塞外曠野夜景，以「夜深千帳燈」而膾炙人口。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讚曰：「可謂千古壯觀。」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，此由初入中原，未染漢人風氣，故能真切如此。」



周南憶昔日燕京與清華兩校之間，城府小鎮酒肆之中，有「蓮花白」饗客，品味絕佳，常與諸同窗往飲，每飲輒醉。冬日晚，醉倒校東門外一大石板，為同學架回燕園，又仰臥未湖畔鐘亭下小山坡，高聲朗誦《飲水詞》：「你們！你們！那不是『星影搖搖欲墜』嗎？」眾人哄然大笑。

一日，周南一時興起，拉上諸好友，跑至城內，賣掉美國救濟總署發給的一條毛毯，赴東安市場小飯館，喝酒涮羊肉，大快朵頤。一九七三年，周南駐聯聯合國，所作《海外覆故人書四首》憶及此段經歷：「典衣吞羊肉，枕地數繁星。回首狂歌出，波濤萬斛清。」中年以後，仍念念不忘時壯志與青年豪氣。

一九九五年，時值納蘭三百週年誕辰，周南寫下一首五律，《題新刊〈納蘭容若集〉》：「個個少年時，長歌飲水詞。悼已成流血，濟難見情痴。月落燈千帳，星搖柳萬絲。清風來塞外，天趣自仙姿。」作為對納蘭之懷念。

周南年長，則酷愛現實主義詩人杜甫，「沉鬱頓挫」之風格。晚年，則更欣賞田園詩人陶淵明，可謂「已入化境」。於詞，亦偏重豪放而不廢婉約，重蘇辛而不輕周柳。對詩詞風格之欣賞，隨年齡、閱歷俱長。

以詩會友忘年交

以詩會友，首先應提錢鍾書。錢鍾書《周南詩詞·跋》云：「一九七九年暮春，予隨社會科學院同人訪美。經紐約，始於賓筵與君相晤，不介自親。寒暄語了，君即談詩。徵引古人名章佳句，如瓶瀉水。余大驚失喜。」

周南時任中國駐聯合國副代表。席間，談到錢鍾書著《談藝錄》中一些內容，亦談起李商隱七律《錦瑟》：「錦瑟無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華年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」此詩題旨較為隱晦，歷來眾說紛紛，頗多推測，難於定解。一說悼亡之作，一說追懷身世之作。錢鍾書以為《錦瑟》詩冠於全集之首，略同於一篇自序。戴叔倫語：「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，良玉生煙，可望而不可置。」

於眉睫之前也。」猶如夢醒之後，追憶逝水年華，不勝感懷。

錢鍾書返國不久，寄周南信劄，徵引杜甫詩句：「文章有神交有道。」此為二人訂交之始。錢鍾書讀曰：「晚清洋務中名輩如郭筠仙、曾劄劄，皆文質相宜，劄劄以七言律開釋二十四詩品，尤工語言、善引中，不意君竟繼履武也。」以後書問無虛歲，常以所作篇什相示。君尋返國，任外部要職，公餘狂過，亦必論詩。君折衝樽俎而復數陳翰藻，「余事作詩人」云乎哉！多才兼擅爾。」

周南赴錢宅拜訪，別時，錢鍾書必送樓下，途中戲曰：「今日送君過虎溪矣！」虎溪在廬山東林寺前。晉高僧惠遠居東林寺，送客不過虎溪。一日與陶潛、陸靜修共話，不覺踰此，虎跑驚鳴，三人大笑而別。

錢鍾書早年有詩云：「試問浮沉群僚底，爭如歌嘯亂書中。」一九九四年，周南所作《訪錢鍾書先生》用此典故：「博雅風流莫窺難，說詩談藝勝翻醞。書城歌嘯何處遠，送我遙看過虎溪。」

其後，錢鍾書看到周南《六十述懷》長詩，乃「挑燈夜讀」並寄書讀曰：「君詩『言之有文，言之有物，文質並具，氣骨獨尊。』」從此，「氣骨獨尊」四字，便成為對周詩風格之定評。後港某評論家亦著文曰：周詩「從人生旅途途中，閃現出民族命運的曲折與盛衰」，反映一個大時代滄桑變幻。

《周南詩詞》於一九九六年出版，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作《臨江仙》代序：「十八年間彈指過，初從海外逢君。周旋萬國嘆多能。春風迎煦煦，劍氣蘊英英。萬里圖南香海水，欣看籌策縱橫。不期詩筆更超群。豈徒功力勝，忠愛貫天人。」

周南憶起一九七八年，趙樸初率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，赴美國紐約，出席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「世界宗教和平大會」，彼此一見如故，一路談詩論詞，結為忘年之交。

「春在枝頭」四字，出自宋代一女兒之口：「鎖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破石頭雲。歸來笑捻梅花嗅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」含蓄暗示香港回歸日近，大地陽和之氣上升，春意盎然。其後，啓功訪港又以大字書寫該詩，懸於中堂。

香港大嶼山寶蓮寺天壇大佛，為全球青銅大佛之最，亦是寶蓮寺鎮山之寶。一九九三年底，周南與趙樸初、港督彭定康，主持天壇大佛開光慶典。之前，彭定康於公開場合又為其連反中英協約行為辯護。為此，大佛前見面之際，周南對彭定康以佛家禮儀雙手合十，代替握手。眾記者窮追猛究，周南輕鬆答曰：「誰搞『三連背』，功德無量，善哉！善哉！」末了，添上一句：「阿彌陀佛。」令人忍俊不禁。佛教之地，不宜爭論外交，以佛家語言傳政治，鋒芒藏而不露，達到應時應景，又不失分寸，委實妙不可言，堪稱經典一幕。

香港回歸之後，一九九七年初冬，周南從海南養病返京，去醫院看望趙樸初。趙樸初笑問：有何新作？周南奉上《養病三亞》七絕：「鎖日南天踏浪行，白沙碧水最關情。風波險處迎頭過，臥後濤聲一沫清。」喜悅之情，躍然紙上。

在港工作期間，周南還結交國學大師饒宗頤。饒宗頤讀周詩《養病三亞》後，和詩一首，小序曰：「周南先生遠寄新詩，兼云在三亞日海詩，健康大進，賦此報之。」和詩云：「珠溼雲日歲華新，在遠從知更日親。正合徜徉好風月，鷗波浩蕩誰能馴。」

香港回歸前夕，饒宗頤為《周南詩詞》作序云：「周南先生揚揚中外，晚乘鐙港。薄書軼掌之間，休曠日，仍潛心詩墨。偶有所作，軒軒逸氣，吐舌清警，波瀾壯闊，不同凡響。余交先生三載，每見必及詩以為笑樂，知其好之篤而浸淫之深也。」

「記宋蘇養直有和人詠『清平樂·木犀』云：『淮南叢桂千山，詩翁合得躡蹻身。身到十洲三島，心迷萬壑千岩。』珠還南海，指日可期。新綠盈野，淡池春光，釀就鴉黃，散入佳句。誦先生『看將揮寫好江山』之句，不禁神興俱往。」

二〇〇七年，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，周南有感而發，作五言詩《登廬山二十五韻》，從景物寫起，歸物思人，憶「往昔古人來」，從「白傅貶江州」到「歸耕山下」，感嘆「雖曰神仙居，屢遭風雷擾」，且喜「功過與是非，青史明昭昭」，「世事如轉輪，曲徑成大道。復見陽和日，風光益窈窕。」末尾，以「立身天地間，焉能事草草」，勉勵青年報效國家。饒宗頤年已九旬，親筆手書對聯遙寄周南，以「吟詠擊節」稱讚其詩。

文化自信從何來

饒宗頤《周南詩詞·序》讀曰：「嘗論華夏詩體自有本源，未須捨己之田而畛人之田。足為好新嗜異者之針砭，其識偉矣。」

周南問道，為何世界諸多古代文明，唯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，仍顯勃勃生機？諸多因素之中，無疑中華傳統文化之精華，具有高度凝聚力、親和力與包容性。例如，傳統文化以儒道兩家為主體，提倡「以人為本」、「天人合一」、「世界大同」、「和而不同」、「仁恕」等理念。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，又能「與時俱進」，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之精華，與中國實際相結合，使之中國化，從而豐富與發展了傳統文化。例如，隋唐以來，印度佛教經改造之後，變為中國之禪宗。到近代，馬克

思主義中國化歷程，亦反映這一點。中華傳統文化所孕育民族精神，在全民族克服多次危難時刻，均起到重要支撐作用。

周南《江南行·三十八韻》詩云：「悠悠五千年，風流孰與倫。淺人輕棄擲，何處立本根。要當承偉業，捨陳焉出新。我須寧作我，不羨域外民。」講的是同一道理，即對中華傳統文化不宜全面否定，應對其去粗取精，加以繼承與發展，而不仰他人鼻息，認為「月亮是外國的圓」。

欲回天地入扁舟

一九九四年，國民黨元老陳立夫自台北港，拜會周南。陳立夫年逾九旬，主張以中華傳統文化，作為促進國家統一重要基礎，希望此努力。周南書一絕相贈，其一：「離鄉暮暮復朝朝，倚盡欄杆望碧霄。聞道故園秋月好，爭教海客不魂銷。」其二：「當年恩怨已沉埋，似錦繁華遍地開。江上潮頭高百尺，待君他日更重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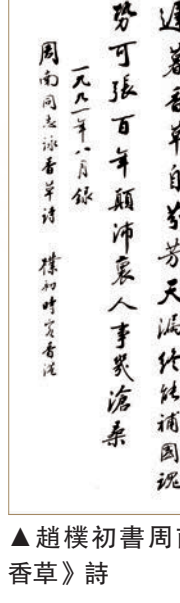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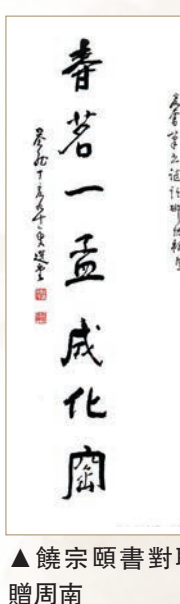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回歸一波三折，危機四伏。周南公餘之暇，與文友詩酒唱和，吟詠自若，「生當華夏重興世，身在疾風驟雨中。博浪方知滄海闊，攀峰又見碧山雄。」

一九九〇年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，組成「野草詩社」。周南作《詠香草》以為紀念：「四載辛勤築國華，雄文鏘九章。美人還運暮，香草自芬芳。天漏終能補，國魂勢可張。百年顛沛暮，世事幾滄桑。」

香港回歸不久，周南赴南京郊外靜海寺憑吊，感慨之餘，賦詩一首：「百歲傷心地，蕭條野寺中。風雲人事改，肝膽古今同。滌雪百年恥，長鳴此日鐘。遙聞獅子吼，回響萬山空。」

小序曰：「一八四二年，清廷與入侵英會於靜海寺簽署南京條約，割讓香港。一九九七年，江蘇省鑄成警世鐘一具，懸於寺內，並於香港回歸之際撞鐘一五五響，以資紀念。今臨此地，感而賦此。」

提起中國近代史，百年歷程，天翻地覆，滄桑巨變，周南不禁感慨繫之。「九一八事變」時，幼年周南在哈爾濱已有記憶，接踵而來「七七事變」、「抗日戰爭」，解放戰爭，抗美援朝，恢復聯合國席位，港澳回歸，以及「文革」等重大歷史事件，均親身經歷或直接參與，真乃人生一大幸事。



▲趙樸初書周南《詠香草》詩